

风物咏

# 太平盛世太平庵

方寸

榴花照眼明的五月，在烟台山下惹浪亭前跟浪花嬉戏一番后，带着咸湿的裤脚来到塔山脚下。抬头仰望，视线一路攀升，直到被五彩的阳光迷了眼睛。闭目低头，再睁眼，我看到一排墨玉山峰，如屏障一般连连绵绵，从东至南、往西向北将我和身后的城市揽抱。

山脚下的马路，双向四车道，宽阔整洁。几辆车从山腹钻出，急速而来。几辆车从身后呼啸而过，朝着山腹奔驰而去。所谓山腹即塔山隧道，将山海路从芝罘市区延伸至山南，然后往南往东直抵莱山深处与汤墅大街拉起手，跟古老的县道通了气。

山海路，一个气象非凡的名字，山的巍峨、海的辽阔，还有人的性灵都在其中。靠山而立，向海而生；城随山绕，延海而展；山耸城中，海涌门前；一面山色，半城碧波——烟台兼具山海气象。

穿过紫藤长廊，绕过竹林清风，经过牡丹花阵，拾级而上一路攀援，我站在了太平庵前。如果说惹浪亭是母亲山的心瓣，那这里就是父亲山的胸腔。

朱红色的大门在阳光中闪着鲜艳的光芒，古铜色的铆钉与匾额上的鎏金大字“太平庵”交相辉映。红与金一并闪耀，光和影一起舞蹈。吱呀门开，一座青砖黑瓦白墙的影壁当门而立，三个油墨大字“慈悟仁”撞入眼帘。转过影壁，一正两厢三殿围拥着一个小院儿两棵大树。居西的那棵，树干旋拧，是小叶黄杨，据说树龄有600年。居东的那棵是银杏，干粗高拔，枝叶葱茏，华盖亭亭，树上挂的小卡片说它300多岁了。哦，站在它们的枝叶下我们都是小蚁。

一个四足两耳的巨大铜制方鼎香炉，端正正殿门口。炉中香灰几乎满溢，中间高高隆起，插着多把粗细长短不一的线香，一缕缕香烟缭绕。

正殿名三圣殿，同堂供奉“儒释道”三教教主，释迦牟尼当中坐，老子居右头悬“神灵赐福”匾，孔子列左头悬“道德生辉”匾。“儒门释户道相通，三教从来一祖风”，这是全真教的核心教义，主张三教合而为一。虽然全真教是道教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教理教义最全面最系统的教派，但此种供奉格局在国内仍属罕见。左偏

殿供奉送子娘娘，右偏殿供奉慈航普渡观音，两厢分别是财神殿和药王殿。正殿左侧门有一长条桌，桌后坐一道士，闭目诵经，任人来人往进进出出，不为所动。东厢财神殿门后是一女道，凡有人进来敬拜财神便敲一声铜磬，声明色净音长。

众所周知，佛道修行之所称谓不同。僧人住的地方通常叫寺院庵，道士修炼的场所一般称宫观庙。三教同供的太平庵史上有多个名字，比如三教寺、太平观。为什么最终确定为“庵”，我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记载，窃以为与三和塔有关。

《释名·释宫室》中云“草屋谓之庵”，《南齐书·王秀之传》又云“父卒，为庵舍于墓下持丧”，此处之庵舍为建于墓地旁边的草屋，后引申为傍墓小房子。三和塔位于塔山主峰，藏有儒释道三家信徒遗骨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墓冢。太平庵建在主峰下山窝处，抬眼即见，抬腿就到。不论诵经声还是香火气，即使没有风助，也能快速抵达。

微风拂过，“太平庵”三个金字闪烁。这三个字，由著名道学家、易学家任法融亲笔题写。我不想说他曾经是世界宗教和平会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道教协会会长，可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说明他的地位，进而说明此匾之珍稀。门前立一石碑，上书“太平”二字，也是金色，书者为赵朴初。赵朴初，人尊赵朴老，出身安徽太湖“四代翰林”状元府，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，著名诗人、书法大师。

微风又来，银杏叶摇曳，领动满山草树，缓似低语诉说，急像引吭高歌。这座建于宋金年间、简约紧致的小小庵堂，在历史长河中风雨飘摇了八百多年，几经战乱，几近坍塌，几多修复，而今绿荫满地，琴音悠扬，香烟袅袅。

出太平庵左拐向后，有台阶，365级，直抵观音峰。观音峰上有观音石，乃自然天成，立于峰顶南侧，背北朝南，低眉善目，端庄飘逸。站在峰顶观音亭，西向南望，太平庵隐现于山坳林木之间，三和塔高耸于峰顶蓝天幕下。北望，山下楼宇鳞次栉比，车水马龙；远处，城边，天际，海浪平静，舟船不动。忽然想起那句诗：“盛世无饥馁，何须耕织忙。”

人世間

## 药罐子

曲京溪

初春时节，天气乍暖还寒。早晨天刚亮，母亲叫我起来，说：“你奶奶的胃痛病又犯了，去后屋张婶家借个药罐子，给你奶奶煎药。”

张婶家很好找。她不但家里有药罐子，而且她因病长年吃中药，人们称她为“药罐子”。一走进张婶家院子，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从屋内散发出来，在院中氤氲着。进屋见到张婶，我说明来意。张婶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将刚刚煎过药的药罐子冲洗了两遍，对我说：“小心拿着，别摔碎了。”我拿起药罐子仔细端详，这是个一团黑的罐子，里里外外都是黑的，黑得浑浑厚厚，黑得浓浓密密。嘿，这不是泥巴做的吗？

回到家，母亲往药罐中添上清水，将早已浸泡了几个小时的几味中药控干，倒入药罐子。然后，她在锅灶旁横立两个青砖，中间留出约10厘米的间隙，把药罐坐到砖上，罐下点燃麦秸草，火苗直接烧着罐底。不一会儿工夫，药罐中发出滋滋啦啦、咕嘟咕嘟的响声。母亲再用文火烧，水汽和中药味从药罐中冒出。落火后，母亲将药汁滤出，倒入碗中，端给奶奶。

乡村老年人生了病，大都找中医号脉，抓几副药煎着吃了，病情会大有好转。但药罐子可不是家家都有的，那些长年生病煎药的人家才有。一般人家有人偶尔生了病要吃中药，得去借药罐子用。

奶奶吃了三服中药，胃不再疼了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奶奶的病好了，我把药罐子给张婶送回去吧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”

母亲脸色凝重起来，严肃地说：“不能送！药罐子不同于别的东西，借了可不能去还，得主人家人来拿才行。”

我问母亲，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？母亲讲：“给人家送药罐，等于把疾病和晦气送给人家，是不礼貌、犯忌的。”

“药罐子是泥巴做的，不金贵，咱家何不也买一个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药罐子虽然是泥巴做的，但并不是普通的什么泥巴都能做，何况还要经过窑的烧制才能做成，不容易买到。”

的确，在乡村，最多的就是泥土，泥土的房子、泥土的墙壁、泥土的道路，就连人也

是脱胎于泥土的。泥土经过一系列工艺加工烧制成为陶器，就有了盛放东西的功能，盛放长长的岁月尘烟，盛放我们的悲悲喜喜。

老子说：“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用之器。”意思是，和泥制作陶器，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，器皿才有作用。我大嫂娘家的村子里，当年就有窑厂，大嫂就在窑厂上班。我见过大嫂干活的情景：春天，暖风徐徐，太阳暖暖，男劳力从靠丘的土地里取来土，黄黄的、黏黏的，加水滋润。大嫂等一帮女青年挽起裤脚，露出葱白似的丰盈小腿，用平日不太示人的脚丫和泥，再往泥巴中掺进一定比例的细煤灰，反复和匀，硬软合适后就交给模具师傅。师傅用灵巧的手，制作出了圆圆浅浅、大大小小的泥盆，圆圆深深、长长短短的釜瓮，口小肚大的罐子等胚胎。胚胎不管长短，也不论粗细，一律中空。将胚胎置于阳光下晒上几天，通体干透，变得坚硬，放进窑中，烧上几天，胚胎呈黑色或灰色，出窑，一个个陶制品就大功告成，看上去黑不溜秋，却坚硬无比，敲一下，发出金属般的响声。

从泥巴变成陶，就像是人的成长过程，取土加水成泥是婴儿的孕育期，制出胚胎是婴儿期，胚胎晒干是少年期，烧制出窑就进入了壮年期。这时候土实现了涅槃，变成了陶，不怕风吹雨淋、火烤水泡，成为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。

后来，我当兵后离开了家乡。十三年后我退役回到家乡，回到老屋，奶奶已经去世。在老旧的桌子底下，我发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药罐子。听母亲说，那是我奶奶生病时，专门托人到外地买来的。奶奶去世后，母亲用它煎药治病。

那年，妻子做个小手术，出院后仍需熬中药蒸洗刀口。家里没有老式的药罐子，怎么办？我就找出一个紫陶炖锅，用电加热的那种，为妻熬制中药。这种炖锅上热慢，始终是文火，于是，我每天傍晚泡上药，半夜十一二点插上电，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中药熬好。这样二十余天，直到妻子病愈。这紫陶锅也是陶土做成的，发挥了跟药罐子同样的作用。

## 悠悠胡同情

孙永军

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回溯，那弥漫着烟火气息的胡同，承载着太多的记忆与眷恋。

从懵懂孩童到青春年少，我在这条胡同中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那青石板路，被时光打磨得光滑而温润。阳光倾洒，在石板上投下一片片迷离的光影，宛如梦幻的画卷。墙角的小草在缝隙中顽强生长，绿意盈盈，好像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。

胡同里那斑驳的墙壁，像是一部古老的史书，每一道裂痕都蕴含着故事。偶尔有几株藤萝攀附其上，为沧桑的画面增添几分生机与灵动。家门前的那口老水井，如同一位忠实的守护者，静默地见证着时光的流转。井水清冽甘甜，夏日里打一桶，那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驱散了炎热与烦躁。冬日里，井口升腾着袅袅雾气，如梦如幻，让人心生宁静。

还有那半亩菜园。春天，播种下希望的种子，看着它们一点点破土而出，心中满是期待；夏天，满园绿意盎然，菜叶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在演奏着欢快的乐章；秋天，收获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成熟的蔬果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；冬天，亦有蔬菜在寒风中坚守，展现着生命的顽强。

胡同里的人们，各具性格，各有故事。我的父母，每日辛勤劳作，默默付出着。父亲总是一脸严肃，但他的爱却深沉而内敛，在我遇到困难时总给予坚定的支持。母亲则温柔善良，她的微笑如同阳光般温暖，她做的饭菜是世界上最美味的。姐姐心灵手巧，会给我编织漂亮的小物件。弟弟则调皮可爱，总是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和蔼的李大爷，有着说不完的传奇。手巧的王奶奶，做出的点心精致美味。邻里之间的情谊深厚而真挚，哪家有困难，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那一份份温暖，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让人倍感温馨。

在这条胡同里，生活简单却充满着美好。清晨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傍晚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那是家的方向。饭后，大家会在胡同里相聚，聊聊家常，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孩子们在胡同里嬉戏玩耍，笑声回荡在整个胡同。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与繁华，却有着让人安心的宁静与祥和。

时光悄然流逝，胡同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，但那些美好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它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，时时在我耳畔回响；又似一幅绚丽的画卷，常常在我眼前浮现。它让我懂得了珍惜，懂得了在平凡中发现美好，懂得了生活的真谛。

悠悠胡同，是我心灵的归宿，永远的家园。无论身在何处，胡同的记忆如影随形，温暖、激励着我，引领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勇敢地前行。那条青石板路、斑驳的墙壁、老水井、半亩菜园，还有那些可爱的人，皆成为我生命中珍贵的宝藏，永远熠熠生辉。